

● 新中国大使丛书

黄镇将军 的大使生涯

尹家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新中国大使丛书

黄镇将军

的大使生涯

尹家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黄镇将军的大使生涯
著 者 尹家民
责任编辑 马洪才
责任校对 于蓓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页 8
印 数 1—10140 册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168—4/D·323
定 价 19.5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1973年，毛泽东与黄镇亲切交谈



黄镇大使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宾



1950年11月，黄镇大使（前排左六）与拉科西夫妇在布达佩斯斯大林大桥落成典礼上。



1955年4月，在雅加达机场迎接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



1956年8月，黄镇陪同宋庆龄在印尼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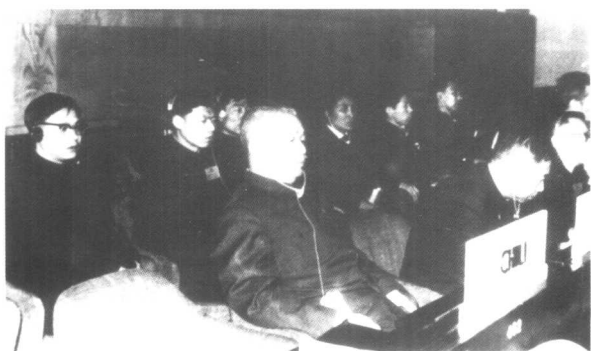




1968年，印尼总统苏加诺（左二）
与黄镇（中）亲切交谈



1967年初，法国总统戴
高乐和夫人在爱丽舍宫
迎接黄镇大使和夫人



1972年，黄镇出席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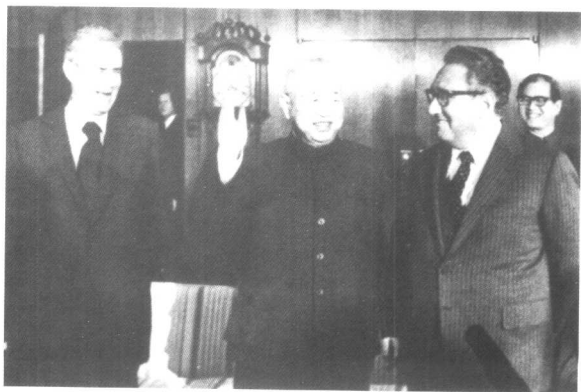
1973年6月19日，黄镇
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合影。



1977年，卡特总统和
夫人会见黄镇主任。



1977年1月，基辛格（右二）
设午宴招待黄镇，左一为即
将上任的国务卿万斯。



目 录

引 子	1
毛泽东周恩来派出的将军大使	6
出使匈牙利琐事	29
亚非会议的守护使者	70
千岛之国的热浪与漩流	100
随领袖们出行	146
他的微笑征服了巴黎	172
两个军人之间的秘密	225
劫难岁月里	249
驻美联络处主任	281
辞职风波	303
附：黄镇外交年表	344

引 子

80 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北京的空气异常凝重。老外交部街东头一条冷清的胡同里,人比往常忽然多了起来,小轿车也多了起来。他们的目的都是一个,到那幢灰色老楼里,去悼念一位逝者。

沉痛主宰着这里的世界。

人很多,却无人交谈,甚至不愿彼此的目光相碰,以免碰落悠悠的哀思。死者生前居住的这座老楼,年久失修,已显出斑斑老态,如今过厅摆满了从钓鱼台运来的松柏、菊花和各地送来的花圈,更显得苍凉肃穆。遗像前,有人在弯腰致哀,有人在默默同遗属握手,时常响起哭泣、手杖倒地和叹息的声音。旧俗的黄幡旌旗、金钱冥纸、僧道鼓乐早已不复存在,可安徽桐城老家的乡亲们还是捧来了各色六尺锦缎,要把死者郑重地覆盖起来。

陆续前来的两三千人,大多同他很熟,曾与他并肩战斗过,或在他手下工作过;或受过他的接济,或挨过他的剋,听他朗朗大笑或大发雷霆……另一些人,虽没有直接同他打过交

道,但从共和国的脚步声里,感觉到他的存在。无论是战争史、外交史或者文化史,人们都要提到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一种象征:黄镇——白玉兮为镇。

来此悼念最多的人是外交官。因为他曾在外交战线奋斗了27个春秋。他曾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胆识和才智,肩负重任,不避风险,跑遍全球,结识了许多政界要人和各种各样的外交官。因此,他的去世,也惊动了世界。

仅在美国,在大洋彼岸,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客厅凝视着与黄镇的几度合影,悲戚地致函黄镇夫人朱霖:

亲爱的朱霖女士:

今天早晨,尼克松夫人和我从《纽约时报》读到黄镇逝世的消息时,感到深深的悲痛。在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末,我在宾夕法尼亚访问朱莉和戴维时,我们一致认为黄镇是我们在中国最老和最好的朋友。

在我几次访问中国时,他曾款待过我。他也曾做过我们在圣克里门特和此间新泽西州塞德莱河上家里的客人。在我10月份访问北京时,我曾特别愉快地看到了他。他看来非常健康,我记得我对他说过,他的握手仍然像我一直记得的那样坚定、有力。

尼克松夫人、朱莉、戴维和我一起向你和你的家人表示我们最深厚的同情。

另一位美国前总统布什两度致电朱霖:

值此黄镇不幸逝世之际,我谨向你表示最诚挚

的哀悼。黄镇是我的老朋友。我在北京担任美国联络处主任时，他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的第一任主任。

在我们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的艰难时期，黄大使有幸参与了我们两国之间扩大了解、相互沟通的重要进程。黄镇对这一持续至今的重要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失去黄镇这样一位努力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具有献身精神的政治家，请允许我向你和其他亲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那位神秘的基辛格博士也打来了唁电；黑格将军则把黄镇的书画集摆在家庭图书室最显要的位置，按照西方的样式祈祷；前驻华大使恒安石把他珍藏的黄镇赠言：“山河异域，风雨同事”抄寄北京，说“对联所表达的情感，也同样适用于他……”

在别的国度，悼念活动也在进行。素以浪漫著称的法国人，在黄镇驻法期间，曾惊呼：“他的微笑征服了巴黎！”如今把他看作是“史诗般的伟大英雄”。巴黎市长、前法国总理希拉克在唁函中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先生在中法两国关系史中的九年留下了他自己的印记。他以其敏锐的思想、卓越的外交才干和很高的文化素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中国的所有法国朋友将永远缅怀他。”

匈牙利是黄镇外交生涯中的第一站。这个发生了沧桑巨变的国度，也没有忘记她的老朋友。匈牙利外交部在唁电中

说：“他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是我们崇敬的政治家。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他曾担任过七年大使的印度尼西亚，有许多华侨致电哀悼。一些侨领子女带着父辈的重托，经香港入境，风尘仆仆来到黄镇的遗像前；有的华侨还不知黄镇已离世，还像往常一样来信寻求他的帮助……

在中国台湾，《世界日报》也在黄镇逝世的第二天——12月11日，以“外交界红人，艺文界奇才”登出特稿。在介绍过简历后，称“黄镇为人稳健，长于外交及宣传活动，并有艺术天才。为中共外交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人称与耿飚、黄华为中共外交界的三个不倒翁”。

说“不倒”，并不完全。他“倒过”，“文革”中他与耿飚曾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但毛泽东主席很快又“扶正”了他。毛泽东赏识他的才能，喜欢看他写来的材料，曾有意让他去当一当省委书记，以便担当全局性的工作；可似乎外交更需要他，于是由毛泽东点将，他又被派往具有战略意义的美利坚。

周恩来是他的另一精神支柱。当有人向中央诬告他时，周恩来去向毛泽东作解释；连黄镇到达机场，周恩来也要叮嘱他厕所地滑，千万不要像黄华那样摔倒了。

素来爱才的陈毅，却从不本位。但是在黄镇要调离外交部副部长职位时，却破例陪着黄镇试图去说动周总理……

当人们走出灵堂，有时间思索的时候，不禁要问：新中国已经有过数百位大使，为何黄镇在人们的脑海里，乃至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占据了这样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岁月如流，转眼黄镇大使已经去世八年了。然而他在共和国外交史上所留下的足迹，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

地凸现在人们面前。

看来,世界铭记住他,自有铭记的道理。他所从事的非凡外交活动,是新中国外交舞台乃至世界外交舞台都绝少上演的剧目。在这个舞台上,他不但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也体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

从众人肩膀上望过去,可以看见他的那张遗像。那是一张饱经战火风霜、精力充沛、富于钢铁意志的脸。他紧抿着嘴,使得下巴撅起,略为上挑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一生表明,他完全有权傲视一切! 他的令行禁止的神态,还有那威严的洪亮声音,以及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威风,常常令后来的谈判者、敌对者胆寒。是的,他们是从黄土地走来的一代“土八路外交家”,而恰恰正是这批拥有将军资历的军人们,在新中国那特定的时期,开辟了红色的外交之路。而黄镇大使走了,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有关他的传奇和缅怀,还有对当代的思索和昭示。

毛泽东周恩来派出的将军大使

奠基的礼炮声

刚刚解放的北平。蟾宫影院里坐着几位特邀观众。他们是来观看一部内部观摩片的，片名叫《郭子祺事件》。作为当年停战谈判新乡执行小组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事件的当事人黄镇，自然在邀请之列。他进北京以后，在军委总政治部担任第一研究室主任，目前正在筹组军委总干部部。他和爱人朱霖都被银幕上的激烈场面吸引住了：

在一条纵贯南北的马路上，奔流着一股人潮，有的手里挥着小旗，有的在散发传单，忽然出现了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口号：“共产党枪杀郭子祺罪责难逃！”“以血还血！处死黄镇！……”

灵车过来了。一队队人披麻戴孝，端着祭品，抱着水酒纸香，呼天抢地……新乡谈判小组驻地成了人的海洋，连屋顶上，树杈上，都站着人。有人开始朝院子里扔石头，站岗的美国兵正横着枪，将拥过来的人往后推，可是人群还是朝前挤，

直挤得铁门吱吱作响。“把凶手交出来!”“把黄镇交出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影片放完了,可观众还是坐着,迟迟不动。他们还没有从影片的紧张气氛中摆脱出来。郭子祺事件其实是一次误伤:郭子祺是一位有正义感、与共方关系不错的国民党军少校译员,乘车出外调查时,因烟尘阻隔了共方哨兵的视线,而被开枪误中致死。国民党谈判代表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欲制强硬的共方代表黄镇于死地。

“唉哟,闹腾得这么厉害!”

朱霖擦了擦湿润的眼窝,朝坐在身旁的黄镇说道。尽管她明知事件的结局并未危及黄镇的性命,可是刚才银幕上的一切,仍使她的心吊到了嗓子眼。“当时我在太行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不知道也好。”黄镇起身,和朱霖一起随着观众往外走。“这虽然是国民党歪曲事实、蛊惑民众的影片,但事实的严重性确也如此。”

“没想到和谈和谈,差点谈掉老命。”

“可能以后我还得干这个差事。”

黄镇口气平淡,朱霖却听得心头一震。她不太相信:进城后,黄镇正忙于筹建军委总干部部,听说华北军区政治部和安徽省委都想要他去,全国都快解放了,他还和谁去谈判呢?可她又不能完全不信:她记得晋冀鲁豫军区组织部长张南生在郭子祺事件之后,像是发现新大陆似地说过:“黄镇呀,我看你这个人将来出去当个武官不错!”黄镇当时也顺口说道:“嗯,说不定将来我真去当武官。”她知道,黄镇这个人说话向来严谨,如果没有蛛丝马迹,他会这样说?难道他真的要出去当武

官？刚进城的老八路们对“大使”、“参赞”这些词儿还很陌生，以为外交官都叫武官呢。

黄镇似乎也看出她的担心，低声说道：“我最后到哪个部门工作，还是由组织上定。”

朱霖也是直率人，说：“你干什么工作我不管，反正我要独立工作。”她的心绪有些烦躁，不只是担心黄镇，还有一层是孩子。进城前，原先寄养在老乡家里的五个孩子全到身边来了，虽然四个孩子送进了由延安过来的洛杉矶托儿所（宋庆龄资助的，后称军委保育院），但老五只有五个月，托儿所不收，整天缠得她无法工作。

“把老五送到香山慈幼院嘛。”黄镇想起去西山时，车子每次都要路过那个慈幼院，现在慈幼院已经搬到西城，不就更好办了？他哪里知道，朱霖已经去过了。

“我早去过了，人家看我是解放军，很客气，答应接收，但条件是，必须买一只白搪瓷带盖的便盆，再加五桶五磅装的奶粉，才能接收孩子入院。我们哪有钱买这些东西？”

黄镇一听就火了：“我们没用白搪瓷便盆也都长大了，为什么非要它不可呢？”

“发火有什么用？你想办法呀！”她心里有数，别看他火气大，能指挥千军万马，这种事，到头来还得她自己想办法。战争年代如此，看来和平时期也不会有多少改变。

果然如此。

办法还得朱霖自己想。几天以后，她找总政副主任傅钟的爱人、在总政当管理科长的刘晓圃想办法。刘晓圃和同事凑了五块钱，买了一只白便盆。市面上到处有美国奶粉，就是买不起。朱霖又去找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进城后做

财政工作的戎子和帮忙。戎子和当即批了条子，从仓库里取来了五桶奶粉，这是接收的美国救济物资。朱霖高高兴兴地抱着孩子提着便盆、奶粉到慈幼院，不料还是不行。说是非要给孩子照相才能接收。当时，黄镇住在西山，朱霖不认识路，身上连坐三轮车的钱也没有。于是，他像扛面口袋似地把孩子往肩上一扛，边走边打听，步行到城里。孩子吵着要吃奶，一直哭到西单。总算照了一张相片，朱霖又把孩子扛回去。取来照片后，才把老五送进了香山慈幼院。

朱霖终于累病了。9月30日，她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明天就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外面不时传来锣鼓声、口号声，医生护士已经在喜气洋洋地比划着明天上街穿什么衣服好。本来，朱霖要跟黄镇一起去参加这一重大的庆典活动，可现在只能躺在医院受罪，越想越不是滋味。

10月1日，黄镇与总政的20多位同志，同驻在西郊和中南海一带的军委其他各部委一起，在天安门金水桥右侧列队，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

天安门焕然一新：光亮耀眼的琉璃瓦，吊着金黄流苏的大红宫灯，朱红的宫墙，汉白玉的金水桥，秀丽挺拔的华表……

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也许黄镇还不知道，他随后的命运也随着这奠基的礼炮声决定了……

高级饭店里的“土八路”

将近年底，西山的枫叶渐渐变成暗紫色，又由暗紫色变成一片深红了。一阵风起，北京城里飞沙走石。黄镇从西山回